

## 第十二回 夫人錯認親生女 秀士新邀入幕賓

話說鄺小姐到了房中，問道：「孟媽媽，奴家那日自服了你的藥，身子就好些了，誰想遭了亂離，又在此相會。」駝婆道：「再休提起了，說起來話長哩！小姐，你那病兒，梅香妹細細說與我緣故了。」小姐道：「甚麼緣故？」孟婆道：「是畫兒上緣故。」小姐微笑了一笑。孟婆道：「老身實對你說，果然茂陵有個霍相公，叫做霍都梁的，來請我看破。」小姐道：「霍都梁是怎麼樣個人兒？」孟婆笑道：「這是你心坎上第一句話，不知不覺就在喉嚨裡溜出來了。你問怎麼樣兒麼？他的樣子，就與這畫上差不多的呢。還有一件，你的箋詞，被燕子銜去，到曲江堤上，恰好不東不西、不高不下，也落在他的面前，是他拾去了。」小姐道：「這一發奇得緊。」孟婆道：「看病時，他曾取出來教我送還與你，換那錯的春容。我拿在身邊時，哪曉得倒是個禍根，被那些兵番狗禽的把我拿住，說與他勾通牽馬，打甚麼關節，後面費了許多事，才得放手。」小姐道：「如此，多累媽媽了。霍秀才如今在那裡？」孟婆道：「那霍秀才聽得拿了我，拋他不知嚇得走在那裡去了。」小姐聞聽下淚，背說道：「他既飄泊，難講緣分了。」孟婆笑道：「只是還有一樁事，不好對你說。」小姐問道：「又有甚事不好說？」孟婆道：「那霍秀才好不風流，與一位青樓小娘，叫做華行雲，打得熱不過。這春容是替他畫的。那華行雲與你一般相貌，你卻錯認了頭，便做替你畫的了。」小姐道：「怪道我當初看時，見那般喬模喬樣，也就猜道是個煙花中人了。」

孟婆道：「小姐，你不會面的相思，害得不曾好，莫又去吃不相干醋，吃壞了身子。」兩人相笑一聲，這且不題。

卻說華行雲肩背包袱與畫，也隨眾人逃難。說道：「呀！

此處已到興慶池邊。天那！自出了長安城門，走不上幾里路，怎麼就走不動了？且在這草叢中坐坐。霍郎，霍郎，你如今在何處？這亂離中，拋閃得奴家獨自在此，好不苦楚。」正自思量，忽遠遠望見一位老婦人行來，這婦人是誰？正是鄺府夫人。

滿口叫道：「飛雲兒，你那裡去了？連梅香也失散不見蹤影。」

忽抬頭一望，說：「呀！你看前面草坡上坐的，分明是我女孩兒。謝天謝地。」及至走到跟前，行雲起身下拜。夫人道：「莫拜，莫拜，我的兒，你做小姐的，從來沒受恁般苦楚，虧了你了。梅香不知在那裡？」行雲道：「媽媽，你口裡話，奴家都不省得。」夫人驚訝道：「怎麼說，不是小姐？」又細看了看：「你分明是我飛雲兒那！」行雲道：「奴家不是甚麼飛雲，賤姓華，小字行雲，就在曲江邊祝小人家兒女，自幼亡過父母了。媽媽莫非錯認了人麼？」夫人道：「聽他聲音，果是有些不同。」遂哭將起來，說：「怎臉面這般一樣？只多了腮上桃紅這一點兒。小娘子，不瞞你說，我就是禮部鄺老爺夫人，與小姐飛雲一同避難出來，不料被賊兵衝散，女兒不知那裡去了，見你模樣與他一般，故硬把你做女兒叫。老人家眼睛差池，多得罪了！」行雲道：「原來是位老夫人，失敬！失敬！」行禮後，背身說道：「他女兒叫做鄺飛雲。哦，想起來了，那題畫的人是飛雲，孟媽媽曾說，與奴家模樣一般，故此老夫人認差了。」夫人道：「小娘子，我見你，就如見我女兒一般，可一路與我作個伴，到家裡時，便做親女廝認，不知你意下如何？」行雲道：「多謝老夫人，只怕奴家無此福分！」遂倒身下拜。

夫人扶起道：「天漸晚了，我們只得挨著行去。」才待攜手同行，忽聽打鑼之聲，夫人、行雲失驚道：「你看人馬喧騰，又受亂軍摧折了。」那裡知道，是鄺尚書旋歸。這老爺一聲吩咐：「從人，那草坡中有兩個婦人，與我喚過來。」夫人向前，尚書認得，說道：「呀！夫人同女兒為何在此？」夫人垂淚道：「軍馬亂雜，把女兒失迷了。」尚書道：「女兒現立在你身邊，怎麼說把嬌兒失迷？」夫人道：「這個不是女兒。」尚書道：「不是女兒是誰？」夫人道：「老相公，這是途中遇著的。他姓華，叫做行雲，面貌與孩兒相像。」說完，又哭起來道：「女兒在慶池路口，被亂兵衝散，不知那裡去了。」尚書聞聽，放聲大哭，說：「如此，豈不痛殺我了！」行雲方才向前下拜，尚書一見，又哭道：「怎生這樣像女孩兒？既然如此，就把這女子收養下，認作親生，再去跟尋飛雲罷。」夫人道：「老身也是這個主意，他已願從了。相公，你才去靈武不多幾日，怎麼就回來了？」尚書道：「見了皇上，遣我回來祭祀郊廟、山川，那知道家亡、兒失，豈不是前生罪孽？」行雲從新跪叩拜起來，說：「奴家飄泊無根，願為婢妾，蒙大人深恩，反認為女，何等抬舉。爹爹，如今不必憂慮，尋姐姐不見時，作速寫下招子，沿途黏貼，總只在長安城內外，料想不遠。」尚書道：「是呀！夫人領女兒先歸，老夫隨後回府便了。」這且按下。

卻說陽知縣秦若水，因祿山之變，率眾把守城池，甚是緊嚴，時時勸諭，刻刻操勞。一日，又在城上吩咐一番說：「你們在此小心，我權下去歇歇。」眾人道：「曉得。」忽見一個書生遠遠行來。你道是誰？卻原來是霍秀夫逃難至此。他說道：「小生自出了長安，幸脫羅網，那知命途多舛，隨處逢凶，途間賊騎充斥，官軍掠擾，幸而身上單貧，保得性命，一步步已挨到陽城下了。」原來此處城守甚嚴，未可造次，不免問那垛邊人一聲：「城上大哥，你們縣裡秦爺，可在城上麼？」城上聞聽，喝聲道：「你是那裡來的？問秦爺怎麼？」霍生道：「勞動你報聲說，有茂陵門生姓霍的，特來謁見。」眾人道：「看此人相貌，生得儒儒雅雅，是個斯文中人，與他報一聲，料應無妨。」遂下城來，稟聲：「老爺，城下有一個門生，姓霍的，茂陵人，要見老爺。」秦知縣聽得明白，說道：「快與我把上來。」眾人遂墜下繩索，把霍生吊在城上，二人相見。

秦老爺道：「賢契，你在長安取應，怎麼忽然來到此間？」霍生道：「一言難荊」遂將那代畫春容，誤入朱門，偶拾燕箋，洩漏成禍的事，略略說了一遍。秦知縣道：「時才這些話，老夫不知其詳，且同往衙齋細說個明白。且喜你是個文武賢才，偶然飄蕩，老夫凡事，可以請教。」二人回衙去了。城上又見一飛騎將到，守城人架著弓箭，問道：「是甚麼人？」飛騎道：「休要放箭，俺是元帥賈老爺差來的頭站，有令箭火牌在此。」

吩咐各州縣速備糧草，後面親統鐵騎五千，追剿賊兵，連夜到此，不可遲誤！」眾軍接過，秦老爺驗過發出，說道：「果是賈節度頭站，說與他：一應糧草俱備下了。左右，再問他一聲，賈節度可是邢州人麼？」軍人間明，回覆道：「正是邢州人。」

秦老爺對霍生道：「可喜，可喜！賈節度是我同鄉至厚，他來過此，孤城萬萬無慮矣。我們飲酒話舊便了。」正是：暫向西窗剪銀燭，筳聲吹出月明中。

不知賈節度到境，又有何舉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